



金鼓姊妹情(国画) 朱凡

博古斋

肖形印

陈永坤

肖形印是印面上只有图像并无文字的一种古代玺印。肖形印多用失蜡法铸造,上面带有象形的图案,凸出印背,印面则作凹入的相同图案。只有用泥和蜡打在上面,才能看出其全貌,故称之为肖形印或蜡封。肖形印内容丰富多彩,题材多为人物、车骑、狩猎、禽鸟、牛耕,以及四灵、龙、凤、鹿、马、鱼、雁等。其形制以方圆为主,兼以长方、椭圆、菱形、三角之类;所用材料,古代多为铜质,偶有玉质,现代普遍使用石料;其刻治工具和表现手法与篆刻一样,所以历来将它当作篆刻的一个分支而归纳于印学。

肖形印虽然源远流长,但也有其盛衰乃至枯竭的历史演变过程。最早的肖形印,可能是由制作陶器时所用的拍拓花纹的印模以及铸造铜器范型的单个花纹印模发展变化而来。大致说来它兴起于春秋,盛于战国、两汉,汉末渐衰,六朝殆成绝响,即使在明清篆刻的中兴时代,也只有好事者偶一为之。改革开放以后,在党的“双百”方针感召下,肖形印这朵古老的艺术之花,才又初显出勃勃生机。

肖形印由于有一个较长的荒芜时期,专门的印谱和著述很少,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肖形印大多是鼎盛时期的遗物。这些古代肖形印大都有一种古朴沉奇、变化莫测的艺术效果。这除了古代匠师的卓越技巧之外,还有一部分是“造化”之功。因为这些印在泥土中沉睡了千百年之久,饱经侵蚀消磨,变得敛尽锋芒而恰到好处,呈现出一种醇厚朴拙、雍容静穆、气象万千的艺术效果,神妙之处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这样的肖形印集中了人力天功,是祖国的无上瑰宝,是后世治印家心追手摹的典范。近年来一些治印美术家在继承和发展这一传统艺术方面做了可喜的探索,创作出了一枚枚既有时代气息、又饱含传统精神的肖形印。这些新的肖形印,有的用作书画作品的启首压角闲章,有的用作报纸杂志的头尾题花或栏目刊头,有的被用作书籍的装帧和工艺美术品的设计,也有的在美术展览会上展出或在书画篆刻等专业报刊上发表,使人们在得到审美愉悦的同时,受到美的启迪和陶冶。

肖形印集中了书画篆刻的意韵于一身,欣赏精妙的肖形印,并不亚于欣赏精妙的书画篆刻作品,大可使人心旷神怡,沉浸于美的享受之中。若有雅兴操刀铸石、临习创作,广结印缘、交流鉴赏,更会感到其乐无穷。

新书架

《豺狼的日子》

新星

1963年,一名杀手受雇刺杀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除了“豺狼”这个代号,全世界任何情报组织都对此人一无所知。刺杀戴高乐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但对于“豺狼”这样的顶尖高手来说,这已经是百分之百的胜算。他杀人无数,从未失手;他身手非凡,冷酷无情。对他来说,唯一的准则就是杀手的职业准则,最大的敌人就是还活着的目标。每次“豺狼”都能领先一步,逃出警方布下的罗网。面对危险之极、高深莫测的“豺狼”,整个法国警方都束手无策,只能寄希望于一位低级别的警长,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实际上身怀绝技。历史的命运维系在两个人之间这场尊严与智力的较量之中。

散文

点点柔思万尺金

张凌云

仿佛在一夕间,天光云影,参差舞动,临风生媚,凭水烟萌。当风儿又吹响春的哨音,那晏晏言笑的情影,再一次凌波微步,不约而来。不会因诗经里“昔我往矣,今我来思”的感慨,就冷落疏离了这位佳人。那时还不懂得这些悠远的文化历史。青葱年代,年少往事,多少美丽和快乐都只属于你,属于你那诗般名字,水样的风姿。

是柳,让世界变得如此不同。广袤的平原水泽,习惯了粗壮干糙的榆桐,见惯了密密如针的杉柏,那还不够。春的脚步,土的芳香,乃至空气阳光,都在等待柳的双手,来揭开某种心照不宣的仪式。那时我们急切地,清晨黄昏,日时月时,盯着眼前光秃的枝条,正是在等待那石破天惊般的神圣一刻。

来了,动了。浅浅的灰,绒绒的黄。一点点,一寸寸,丰富生动着远近四野。桥下的残雪悄然融化,河畔的流水不再清寒,最是那潺潺铮铮的鹅黄,映在晶莹的蓝天之下,构成整个春天最美的一幅风景。

是的,无论“应折柔条过千尺”也好,还是“烟花三月下扬州”也罢,送的行的,都已融入周遭无边的春色。离愁别绪,去国怀乡,包裹着一层金色的花边,这种金边,柔肠百结,虽难难断,点点处处,闪烁着一种温暖的迷人的光芒。

名人轶事

鲁迅的饮食喜好

梁迎春

鲁迅请朋友下馆子,总去做家乡村店的菜,也经常推荐朋友吃家乡特色,油菜蕪、梅干菜、臭豆腐等。鲁迅对家乡是十分眷恋的,那些美好的童年时光,伴随着农作物的香气,总是能勾起鲁迅的回忆。我想鲁迅写《社戏》,肯定跟他喜欢吃带着泥土气息的食物有关,吃罗汉豆时的场景,还有人物心理的刻画形象细致,让我们了解了他的家乡绍兴。由此可见,一个作家的艺术趣味,不仅与他的知识、阅历相关,更与他的饮食喜好有关。鲁迅的文在当时也正如臭豆腐,有人喜欢,有人避而远之。鲁迅也喜欢吃东北菜,可能乱炖的滋味适合他的胃口吧,因为鲁迅有胃病,质软的感觉能让他的胃舒服。可鲁迅又偏偏对辣椒情有独钟,他的家乡并没有吃辣椒的喜好,且吃辣椒对胃也很不好。其实,鲁迅并不是

子没有明言,后人却多有附会,精彩的譬如——

“垂柳不紫裙带住,漫长是(堤),系舟舟。”这是宋人吴文英的一阙《唐多令》。其中系舟的所在,正是柳。所谓行,暗喻的,哪里不是真正渴盼的归宿呢?归,归乎自然,归乎天地,永恒。

柳超越了美好春色,超越了离愁别绪,超越了岁月往事,而成了一种终极意义上的人生归宿了。柳,留,二者之间的奇妙等式,被无限放大,遐想,到达一种思辨中的理想天堂。

于是柳超越了时间和季节的阻碍。我想念柳树,不仅在阳春,盛夏,甚至在深秋、初冬,在柳叶没有落尽的时候。某次,路过某处围栏水畔,满眼一片金黄,闪耀得双眼几乎不能尽睁。那是柳,是残柳,是严冬快来临时,停留在树上的最后灿烂。那是一种怎样的震撼啊,一刹那,我想到了春天,那幅画面,像极了北京颐和园或者北海边的春天,或许,这是更广义上的北国之春,是所有写在我们记忆里的最美春天。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又一个春天来了。柳叶由无到有,由繁到落,最美的还是一片金色。从初生的金,到零落的金,跨越了浅绿、草绿、深绿等各个时段,所有的绿在我视线里化解、隐藏,留下的,是一种跃动着壮丽、闪烁着思想的璀璨金光。



婺源一瞥 彭力 摄影

绿城杂俎

古代的“魔术”

马佳

魔术在中国渊源深远。古代魔术被称为“幻术”、“眩术”,“鱼龙之戏”,民间则称之为“变戏法”。刘向在《列女传》里说夏桀“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这里的“奇伟戏”乃是戏法与杂技的混合物。晋人王嘉在《拾遗记》里说,周成王时有人能“吞云喷火”,变龙虎狮象之形,这也是古代的魔术。

汉代,中外文化交流盛行,魔术也得到长足进步。罗马帝国艺人表演“吞刀”、“吐火”,西方的“幻人”也来到

安插技,国内艺人表演的“鱼龙曼延”、“东海黄公”,能够“画地成川”,“聚石为山”、“兴云喷雾”,足见当时魔术已成规模。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魔术有了空前发展,“隐身术”、“断舌复联”等表演脍炙人口。晋干宝《搜神记》载有左慈戏曹操一事:左慈在宴会上要来铜盆、鱼竿,钓出两条大鲈鱼。曹操想杀他,他忽而隐身不见了。隋唐时期的“百戏”表演除包括吞刀、吐火外,还有“黄龙变”:一条大鲤鱼喷雾翳日,忽又化为腾飞的黄龙,可见当时

文史杂谈

苏东坡“四大名碑”

夏吟

宋代以前的书法家是罕见的。苏东坡的大楷书,肉丰骨劲,内美外拙,纯朴自然,形神兼备,呈现出妩媚婀娜的风姿和雄健豪放的气派,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到三苏祠参观时,仔细观赏一下这“四大名碑”,确实也是不可多得的美的艺术享受。

黄庭坚(苏东坡的门生)在评价东坡的书法时说:“古来以文章名重天下者,鲜能工书,所以于瞻翰墨尤为

魔术水平之高。

到了宋朝,官方有教坊司统管“百戏”,《梦粱录》记载杭州有专供表演魔术、杂技的场所数十家,观者如云。街头变戏法的艺人更是不计其数。那时已有“七圣戏法”,即将活人大卸八块后再复活,与现代的“大变活人”十分相似。明清时代,魔术仍在与时俱进,七彩戏法、撮弄等都已成熟。

说中国古代魔术,不能不提吕洞宾。吕洞宾是唐代京兆(长安)人,中举后曾当过县令。黄巢起义后隐居终南山。吕洞宾能运用自己的仙术将水变成酒,鲧鱼复活等魔术,元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及明吴元泰《东游记》都写有他变戏法的故事。所以吕洞宾被中国魔术界奉为祖师爷。

世人所重。今人有之,往往得善价。百余年后,想见其风流余韵者,当不惜千金购藏耳。”

苏的弟弟苏子由说:“先生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仿佛近之。”苏东坡的书法,表现出基本功是敦厚、淳朴的,是善于继承前人的艺术遗产的。但也特别注意创新,他曾自述说:“吾书虽不甚精,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他在学习前人时,不求“形似”而重“神似”;“郁郁葱葱,发于笔墨之间”,终于自成一体,达到了“短长肥瘦各有度,玉环飞燕谁敢憎”的可贵地步。

第二天冰倩正在和爷爷说如何让中国的癌症病人提高生活质量。这敲门铃响了。冰倩原以为又是哪个老病人来求医的,没想到一抬头,看见和保姆一起进来的竟是昨晚酒桌上的那个博士。她不便多问,只得站起来道声你好,又转头对爷爷说:“爷爷,这是我们医院新调来的方博士。”“杨老,久闻大名,我刚才几天,今天专程来拜见您。”方博士忙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老人说:“不敢劳驾您起来,空手而来不成敬意啊。”“客气了,请坐。”杨老没再起身,指了指对面的沙发说:“你们好像在谈论什么吧,感觉是一个很重要的讨论?”方博士看到桌子上的凌乱的处方,询问地看冰倩。“没什么,也就是我在整理爷爷救治不同肝癌病人的方子,说国内肝癌病人,普遍来讲没有国外的肝癌病人能够合理延长生命期。”“国内治疗肝癌最权威的,只上海二军大的肝胆医院一个单位,就比外国几个国家加起来救治的临床病人多,无论是做手术还是保守治疗。可中国的肝癌病人延长生命期确实远远低于国外,是我们的药不好吗,NO!”冰倩听了这个NO,不由偷看了爷爷一眼,聪明的方博士也感觉自己失口,忙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喝杯信阳毛尖,没有咖啡呀洋博士先生。”方博士的脸有些微红,点头接过杯子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出现浮躁情绪,无论是医学界还是社会上的各行各业,大家都成了金钱的崇拜者。”“嗯,是这个理儿。”冰倩愣了一下神,从这话里,她已经确定爷爷知道她离婚的事了,这分明是在暗示她,她故意装着没听见换好衣服,告别了爷爷又嘱咐保姆几句话,推上自行车走了。

估计待不长久。”冰倩有意隐去昨晚的约会。“他说的也有一些道理,看法倒还有点正义感,人性的东西还保留一些在心里。”“有点不对啊爷爷,你是从来不评价人的,今天怎么……”“下班吧,不能只工作不要家,事业固然重要,家是人之根本!”冰倩愣了一下神,从这话里,她已经确定爷爷知道她离婚的事了,这分明是在暗示她,她故意装着没听见换好衣服,告别了爷爷又嘱咐保姆几句话,推上自行车走了。

男人部落, 闪婚闪离 俗话说:中年男人有三喜:升官、发财、死老婆。这话,谁也没敢跟李先后当面对面说,他前年升的正处,一直算是市法院的中坚力量。从他上班以来,介绍对象的快把门挤破的,电话手机也响个不停,朋友还别有用心地安排一些饭局和牌局,粗略算一下,一个多月时间,介绍的不下五十几个,见过好几个了,却只有一个让他动了心。

连载

“呃……她可能是看见书里有张便笺写了你的名字,所以就签上去了。”他都问到这个了,我只好老实交代了,“我在机场见过你的登机牌,所以,呃,我怕书太多弄混,所以写了你的名字夹在里面。”我不带喘气地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他喝的是简单的美式,苦得跟中药似的。这个像雾一样柔和却清冷的女人无论何时都不会让你升温,只是安静舒服地停在那里。“你们这里还可以续杯?”他问。“意式都不能,越南咖啡和美式可以。”“谢谢,看来以后可以常来了。”他点点头不再说话,继续翻他的诗集。我开始逐层检查书架,将摆乱了位置的书归位。他在木桌前,我们在吧台边,吃着同一棵树上摘下来的樱桃。店里响着 Nat King Cole 低沉饱满的嗓音。这安静的暮春早晨如同一杯微甜的淡蜂蜜水,平缓地流经唇齿之间,一丝丝渗入感官。

三五首歌的时间过去,店里如往常每一个上午一样安静,连推门声也听不见。我在最里面的书架边清理一部分需要退货的书,忽然听到店长和刚进店的某个人熟络的聊天声,像是爵士鼓忽然加快节奏跳脱了小号缓慢悠长的旋律。

看来也许来了朋友或熟识的客人。待我将书打包好,过去吧台准备给物流公司打电话时,店长笑着看看我,转头问她聊天的人:“你说的是她?”

我?正跟她说话的是个年轻男人,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几岁,发型打理得像中国的休·杰克曼。他似乎有点眼熟,但我确定自己不认识。细看之下,发现他紧窄的一粒扣西装外套下是一件灰色T恤,胸前的油漆桶图案上有两行字:Frankie Morello——噢,这人连件T恤都是意大利货。而且,舍得买 Frankie Morello 的肯定不会是暴发户,尤其是当他还背着个经典款式的邮差包的时候。

“不用赶着上班?”我问。“上午没课。”他又笑笑。“老师?你教什么?”他指了指手边的一本弗罗斯特诗集。我认出那不是店里的书。“西方文学?”“差不多吧。昨天来的时候看到你看的斯卡尔梅达,是原文版?”他看到